

农民代表

陈显明 著

反映农村民主
政治建设生活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农民代表

陈显明 著

反映农村民主
政治建设生活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代表 / 陈显明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3

ISBN 7-5366-7662-X

I. 农...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9419 号

 农民代表

陈显明 著

责任编辑 王从学

封面设计 钟丹珂

技术设计 钟丹珂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字数 285 千 插页 2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7662-X / I · 1443

定价: 21.00 元

陈显明，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作协全委会委员；重庆市巴南区文联副主席，区作协主席；现在重庆市巴南区某机关任职。业余为文，出版长篇小说《大拆迁》、《追踪遇难者》、《疯狂的摩托》；发中篇小说21部，报告文学、散文若干。总计200多万字。作品多次获全国、省、市奖。





目 录

第一章 舍命救人	(1)
第二章 扶贫济困	(19)
第三章 竞选代表	(57)
第四章 拘留罚款	(82)
第五章 黑马代表	(116)
第六章 非法开发	(135)
第七章 孽情孽债	(174)
第八章 参政议政	(204)
第九章 重修大桥	(228)
第十章 惨遭报复	(249)
第十一章 再次质询	(277)
第十二章 阴谋陷害	(304)
第十三章 冤情昭雪	(331)
关注农村, 关注农民的生存环境(代后记).....	(348)

第一章 舍命救人

第 1 节

长江离开陵江市，一路波翻浪卷，奔流五十来里，撞到燕尾山，便拐了个弯，形成了一个湖。湖面像圆圆的月亮，村民们就叫它明月湖。明月湖水汪汪一片，货船客船游艇，密密麻麻，你挤我攘，十分热闹。明月湖像个含苞待放的小女人，羞羞答答地偎着湖边的苍桑镇。苍桑镇是一个粗犷贫穷的野小子，使劲抱着娇滴滴的明月湖。苍桑镇，历史很悠久，是有名的水码头。明月湖中，有座长三公里，宽两公里的半岛，岛上广种桃花，因此，村民们便叫它桃花岛。苍桑镇的桃花村，就在小岛上。

1

七年前，一个叫徐俊芝的女人，看到陵江市城市建设发展飞快，市民们喜欢养点花儿，种点草呀苗的，花草需求量很大，于是，横下一条心，将所有承包地都用来种植花草、绿化树苗，运到陵江市销售。这一招很灵验，眼光和勤劳变成钞票像雪片般飞来，当年纯收入三万元以上。徐俊芝经过摸索，积累了经验，将部分村民的承包地转租过来，不断扩大规模，采用先进的大棚种植育苗技术，培育出许多珍贵、稀有的花卉和观光林木，产品畅销不衰，成为陵江市有名的花卉林木种植大户，被县委、县府评为带头致富典型。后来，徐俊芝成立了俊芝花卉公司，组织动员全村村民种植花卉林木，公司负责技术培训，提供花卉林木种苗和负责产品销售，农户只管种植培育，形成公司加农户经营实体。全村大部分无力经商、或不能外出打工的农户，都依托俊芝花卉公司，富裕起来，桃花村成为有名的花卉林木种植营销基地。

二〇〇二年，平平淡淡的深秋季节。

入秋以后，按节令，是部分花卉林木种苗移栽时机，俊芝花卉公司经理徐俊芝，便到外地购进了大量优质名贵花卉和林木种苗，准备运回来提供给村民种植培育。

桃花岛东面是宽阔的明月湖边，西面，有一条长约四公里的苦竹溪。丰水季节，明月湖水位暴涨，苦竹溪水也暴涨，将桃花岛与苍桑镇分开，桃花岛人要出行，要么从北面的山峰绕道出去，多走十来里路，要么靠小客轮过渡，或者用自家的小舢舨通行。枯水季节，苦竹溪干涸，村民们便靠祖先在溪中嵌入的二十来个巨大的石墩过溪。现在刚刚入秋，苦竹溪一派碧波，与明月湖、长江连为一体，石墩被淹没，只能看见溪中的五个孤零零的水泥桥墩。

此时，苦竹溪边的桥墩处，聚集着几十个桃花岛的村民，他们分成三堆，有的蹲在废弃的桥墩上，有的坐在礁石上，有的坐在自家的小舢舨上，望着浩荡的长江，他们不停地咒骂着，或静静地坐着，等待着什么。

坐在废弃桥墩上的村民，情绪激昂，不停地骂着。

五年前，桃花村原支书、徐俊芝的丈夫古仁祥，在镇党委书记荣光祖的支持下，采取群众集资办法，修一座横跨苦竹溪的五孔水泥大桥，方便村民进出。因使用的水泥、钢材不合格，桥还没有修好，就断塌到了湖中，被质检部门责令停下来，成了豆腐渣工程，至今留下几个桥墩立在湖中。古仁祥不负责任，对不起乡亲，自杀身亡。群众缴纳的集资款稀里哗啦花个精光，因此，村民们至今谈起这事，还骂不绝口。今天，部分村民听说副县长邵庚生要到村里来考察开发桃花岛的事，便在这湖边等着讨说法，希望要回他们的集资款。

坐在礁石上的村民，则是在这儿等着买花卉林木种苗的。他们等待船到后下货，及时移栽到自己的花棚苗圃里，争取明年卖出好价钱。

人群中，村民胡大运悄悄问二社社长钟光荣：“钟社长，听说今年的花木苗子涨价了？涨多少呀？”

胡大运的话，引起村民议论纷纷。

“大运呀，你两口子不是在菊花的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差么，听说包吃包住一个月一千块，你娃发了，还要种花花草草找辛苦钱呀？”钟光荣问。

胡大运掏出一包廉价的宏声牌香烟，递给钟光荣一枝：“钟三哥，我种那个干啥子？我不是来等花木秧的。堂客听说今天郇县长要来，我是壮着胆子，向他要这烂桥集资款的。钟三哥，娃儿读书要钱，逼得我两口子跳河！听说徐俊芝一根小叶榕苗，进价只有一角钱，卖给我们要两角，她赚钱的心太狠了！”

“运娃子，你说话不讲良心了吧？徐经理进价多少就卖多少，没有加一分钱，运输、损耗等其他费用，一律是她倒贴的。还有，今年上半年，她包销我们的一批郁金香，亏损了两万多块钱，她还是按说好的价付了款，你还说人家不对头！”钟光荣替徐俊芝辩护。

“钟社长，听说徐经理要竞选县人大代表，你选不选她呀？这次的树苗钱，她少收点的话，我就投她一票。”胡大运说。

“大运，你眼浅皮薄的，嘴巴太臭了吧！当年你穷得舀水不上锅，穿得襟襟吊吊的，不是徐经理送你几百块钱的花卉苗，又教技术又帮你卖，你能发财？能讨个女人睡觉？到了关键时刻，你就认不到人啦。”钟光荣揭胡大运的老疤。

“当不当县人大代表，由你说了算？我们大家都选她，你那一票顶屁用！”孙二哥说。

钟光荣说：“孙二哥说得对。我说哥子妈兄弟们，选县人大代表，是我们村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大好事哦。该选一个能代表村民利益，能替我们农民说话的代表哦。大家吊二郎当不得呀。你们看上一届，我们选的什么县人大代表哟，和镇上那些吃喝嫖赌的贪官混在一起，尽做些坑害我们农民的事。就说这座烂桥吧，我们要求退集资款，嘴皮都磨出茧锅巴了，现在一分钱都没有退给我们！”

“光荣，你是社长，能说会道，替俊芝嫂宣传宣传。她办事公道，敢替村民说话，又为我们养花种草找钱出力流汗，选上她，我们就有

依靠了。”孙二哥说。

“喂，喂，喂，大家听我的，我就来承这个头！我不信斗不过荣光祖那帮贪官！”

“喂，钟老三，你说谁是贪官！有种的，你再说一遍！”从另一块巨大礁石上，跳下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拖着一双破塑料拖鞋的男子，此人是桃花村村委会治保主任荣光宗，荣光宗听见村民骂自家兄弟、镇党委书记荣光祖，便跳出来。

荣光宗一吼，坐在礁石上的五六个人跟着跳上岸。其中有苍桑镇镇政府办公室主任胡世喜，苍桑镇开发办工作人员等，他们是在这儿等着接待古风县副县长邰庚生的。这伙人见荣光宗出马，也跟着打帮腔。

“钟光荣，你又在造谣生事？”

“徐俊芝给了你啥子好处啊，你帮她涂脂抹粉？”

“钟社长，选举还没有开始，你就给徐俊芝拉选票呀？违法哟。”

钟光荣见荣光宗冲过来，双手腰间一叉，说：“光宗，你别狗仗人势啦。现在是什么年代，莫非你还敢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难道只准荣光祖放火，不让村民点灯？”

“对，对！古建华到处张起嘴巴吼，他当上县人大代表，给村民办十件八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这不是在拉选票吗？什么好事，你们村委会是不是又要搞乱摊派，在我们脑壳上摸点酒钱烟钱，发点不义之财？”孙二哥站在钟光荣旁边，给他助威。

“孙二娃，说话要讲证据啊。村委会什么时候乱摊派过？建华当上主任后，你们的农业税、两保证和统筹费，一分钱都没有缴纳，还乱叫什么！建华说，这次他要是当选为县人大代表，要给村民建娱乐中心，老年活动室！”荣光宗见对方人多，气焰消失许多。

“光宗，你打胡乱说了吧？谁不知道，这些年村民们要缴纳的七税八费，都是俊芝花卉公司替村民们缴纳的，你把这好事揽到古建华头上，拿别人的屁股做脸，也太不要屁股不要脸了吧？”有人说。

“说得好听，该不是古建华又要老百姓集资了吧？”

镇政府办公室主任胡世喜见荣光宗被围攻，上前一本正经说：“村民们，谁当选县人大代表，你们都希望他帮助村里人过好日子，对不对？建华也好，徐俊芝也好，他们都想代表村民的利益，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他们都有资格参与竞选，对不对？到时候你们该选谁就选谁，在这里斗嘴骂人，造谣生事，不是伤和气么？你们说修明月大桥的事，集资款的事，这不能怪我们光祖书记，责任在徐俊芝的丈夫，你们的老支书古仁祥嘛。是古仁祥主持集资的吧？古仁祥是大桥指挥部的指挥长吧？他搞了这豆腐渣工程，”胡世喜指了指湖中的桥墩，“他弄了一笔糊涂账！他拿了多少村民们的集资款，我们不清楚，难道徐俊芝也不清楚？你们要多长只眼睛，要多长个脑袋！”

坐在三只小舢舨上的六七个人，听胡世喜这么说，马上吼起来了：

“胡世喜是荣光祖养的狗，别让他在这里汪汪叫！当年修大桥，大家都清楚，是荣光祖逼着村支书古仁祥干的！荣光祖才是后台老板！”

“老支书在工地上累死累活，替荣光祖揩屁股，把命都搭进去了，他死得不明不白！”

“荣光宗，你说，你大哥荣光祖把我们集资修大桥的钱，弄到哪儿去了？”

“我们要荣光祖退大桥集资款！”

“叫古建华把大桥集资款的账，给我们算清楚！”

荣光宗见寡不敌众，便不说话了。

第 2 节

明月湖上，清波荡漾，秋风习习。长江主航道上，不时有往来的船只破浪前进。

“你们看，徐姐的船开过来了！”

“徐老板回来了！”

守候在岸边的村民欢呼雀跃起来。

一公里外的湖面上，从长江上游果然驶来一艘拖驳船，拖驳船后部，高高地堆放着用毡布遮盖着的花卉、树苗。在拖驳船船头，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苍桑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团主席熊海山。他是陪着徐俊芝到陵江市花溪区景云村采购花卉种苗，顺便去协调两个花卉生产村联合生产、销售事宜的。

另一个四十八九岁的女人，她穿着酱紫色大衣，一张国字脸，一双柳叶眉，一对丹凤眼，丰腴而不肥胖的身材，显得干练、精神。她就是俊芝花卉公司的总经理徐俊芝。

“俊芝呀，今年村民们种植培育花木的积极性好像没有往年高啊，你替村民购买了近十万元的花木，能卖出去吗？我替你心焦得很呢。”熊海山担心地望着徐俊芝说。

“是呀。这都是古建华、荣光祖他们引导不好，特别是荣菊花，不顾实际，在桃花岛上搞旅游开发，只顾自己做生意，发大财，不顾村民的利益，把人心搅乱了，把人也搞懒了。都想一锄挖个金娃娃！他们觉得种树养花，又苦又累，来钱慢。这事呀，还得依靠镇政府做做工作。农民要勤劳致富，还得一靠政策二要勤劳三讲实际。我们桃花岛，资源优势就是这些山，这些树，这片湖水，过度搞旅游开发，毁坏了这环境，就会断了村民们的活路。”

“听说建业要和菊花联合开发桃花山，还要改造禹王庙？”

“建业跟着我跑了几年，吃苦耐劳、合法致富这一套没学到，倒养成了投机取巧的脾气。他以为桃花岛是座金山，明月湖是片银海，搞旅游来钱快。年轻人啊，哪里知道成家立业的艰难！”徐俊芝叹了口气。

熊海山说：“建业是你儿子，你当妈的，要多开导他。”

“难哪。小时候，他还听我的，现在能干了，要自己闯天下，办企

业啦。他是不撞得鼻青脸肿，不回头啊。”徐俊芝又叹了口气。“熊主席，镇政府也得好好引导，在开发项目上，要把好关。旅游业固然见效快，但户户都搞农家乐，家家都开旅店饭馆，也不行啊。养花种苗，既可以保护桃花岛的环境，还能赚钱，更重要的是，村里剩余劳动力，人人有事做，个个都找钱，有百利无一害嘛。我想呀，这些种苗，村民们不愿意出成本价买，我就送给他们。他们不种花，我的公司也难发展壮大呀。”

“是呀，是呀。我也着急呀。你说发展旅游业，这交通是头等大事。你看，通往桃花岛的大桥不修好，苍桑镇，县城呀，陵江市呀，游人都得乘船过湖，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俊芝呀，我当这届人大主席，就是想把明月大桥修好。”熊海山看着那些桥墩说。

“为这大桥，仁祥他真是死不瞑目啊！”徐俊芝看到那几个桥墩，想起死去的丈夫，十分感叹。感叹中含着缕缕思念，含着缕缕怨恨。“熊主席，我东奔西走，风来雨去，就是想赚够了修大桥的钱，还仁祥的心愿呐。”说着，她又问道：“熊主席，村民们要求清理修建大桥的集资款，要求退钱，现在清理得怎么样？”

“怎么清理？古建华左推右挡，不安排人员；荣光祖呢，又千方百计阻挠，几个关键的当事人跑了，叫我怎么查？这里面水深得很呀。俊芝，这次你如果能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就有权利要求他们调查清楚当年修桥的真相，还仁祥的清白。”

“选代表的事，我还得考虑考虑。如果竞选代表，就是想为仁祥申冤，选民们也会把我看得一钱不值了。我竞选代表，是想替农民说说话。你看，说起来农民有饭吃了，有衣穿了，可是，和城里人比，特别是和那些机关干部比，他们这活法也太下贱了，也太苦太累了，这叫什么基本实现小康啊。党的农村政策是雨露阳光，但真正洒在农民身上的，农村土地上的，还是可怜得很呀。我们村还算好的了，你看看对面燕尾山上的红谷村，”徐俊芝指指船前方长江左岸的山脉，“条件差，和生产队时期比，只是粮食吃不完！”

“哦，哦。俊芝，你看，镇上那艘游艇，今天怎么开出来了？是到

桃花岛去的？”熊海山发现，前方右边长江主流上，行驶着一艘豪华游艇，在湖心游弋。

那艘豪华游艇，苍桑镇和桃花村百姓都知道，是镇党委书记荣光祖在明月湖游玩，或者接待县里官员的专艇。今天它到桃花岛干什么呢？

第 3 节

明月湖上，一艘豪华的游艇，在湖心游弋。游艇船头观景台上，摆着一张圆桌，桌边坐着四个男人三个姑娘。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披着一件米色风衣，外形俊朗，身躯伟岸，气宇轩昂，有一种天高地远的深沉，超凡脱俗的优雅，含蓄内敛的刚毅。他那玉树临风般的气质形象，使许多成熟的女性都为之倾倒。这便是古风县副县长邵庚生。另一个四十七八岁的男人，穿着一件质地高档，做工精细的西服，但那西服与他那干瘦的寡骨脸，干瘪的鸡胸，干枯的鸡脚杆，极不协调，不伦不类。这是苍桑镇党委书记荣光祖。还有一个近五十岁的男人，是桃花村党支部书记荣树林，他松松垮垮地笼着一件古董“的卡中山装”，坐在一边闷头抽烟。还有个肥头大耳，酒糟鼻头的年青男人，是桃花村村委会主任古建华。古建华不断给邵庚生、荣光祖点烟，递水。三个姑娘中，一个身段妖冶，袒胸露背，秋波暗送，她是恰恰旅游公司在这艘游艇上的服务生。一个端庄贤淑，举止文雅，她是恰恰旅游公司财会科长吕洁。另一个是荣光祖的女儿、苍桑镇一枝花、恰恰旅游公司经理荣菊花。

邵庚生今天到桃花岛上的桃花村，有两件事：邵庚生作为县人大代表候选人，按县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分配到他老家苍桑镇桃花村选区参加县人大代表的选举，他今天回老家，进行选举前工作的调查，也是和选民们见见面，希望能顺利当选。另一件事，荣

菊花将要在桃花岛上开发建设怡怡旅游公司度假村，他来替荣菊花考察，做村里干部群众的说服动员工作，和村里商议征用土地的事。

坐在邵庚生旁边的荣光祖看荣树林一眼说：“么爸，邵县长来指导村里工作，帮助村里发展经济，你要好好向邵县长汇报工作。”

别看荣树林年龄比荣光祖小两岁，他俩却是亲亲两叔侄。荣树林的母亲生下他后，就去世了，他是荣光祖的母亲奶大的，也是在荣光祖家长大的。尽管荣树林是长辈，但荣光祖的官大，说话办事就没有把荣树林当长辈看待，说话满口官腔。再说，这邵庚生，和荣树林一起穿衩衩裤长大，邵庚生身上哪儿有红疤黑迹，弄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在他面前，用得着鸡脚神扮端公——装神弄鬼的？所以，荣树林见到邵庚生拿腔拿调的，一脸不高兴。他迟疑了一下，说：“光祖，今天徐俊芝运回来大量花卉和林木，我要去帮助她组织村民购买，耽搁不得嘛。”

邵庚生慢慢喝着茶，吐了几口烟说：“光祖，你还是说说有关县人大代表选举的事吧。”

荣光祖叫了声：“荣书记，”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不再叫荣树林“么爸”，而叫荣书记了，“古主任，今天邵县长亲自到我们桃花村来，是来检查我们村选举工作的。荣书记，你把前期工作向邵县长汇报一下。”

荣树林看看荣菊花和吕洁，问荣光祖：“是谈公事还是摆龙门阵啊？”

荣光祖向女儿和吕洁姑娘挥挥手：“你们出去一下。”

荣菊花撒着娇：“么爷爷哟，你请我听我还嫌耳朵长起茧锅巴呢！走，小洁。”

荣树林笑了：“菊花呀，今天你还给么爷爷面子了。”

荣树林汇报了动员大会、选民登记等工作。最后说：“选民民主政治的意识增强了，参与政治生活热情高涨，积极性很高啊。我们保证能圆满完成选举任务。”

“好，好。不过，你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防止个别人利用选

举，搞宗派、宗族等活动，影响选举工作，破坏民主政治建设。要依法办事，要体现公开、公平、公正。”邵庚生盯着荣树林说。

荣光祖点头赞同：“么爸，据反映，村里个别政治素质差、民主意识不强、没有为选民服务办事本领的人，蠢蠢欲动，用小恩小惠拉拢一些村民，要竞选代表？么爸呀，支部要加强领导，加强引导。”

“光祖，什么叫蠢蠢欲动啊？是不是阶级敌人想翻天复辟了？”支书荣树林是村里有名的土秀才，对蠢蠢欲动这个词是明白的，他故意反问，暗示对邵庚生的说法不满。

“么爸，今天还没有喝酒，你就又放酸屁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要你提高警惕，严防有人破坏民主政治建设。”荣光祖又换了一种称呼。

“光祖，别在公共场合么爸、么爸地叫。好像我们办公事，也成了我们荣家的私事了。你的理解和我的想法差不多？千万不要忘记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荣树林叭完叶子烟，将长长的烟杆在鞋帮上敲得嘣嘣响。“不过，话又说回来，邵县长你那说法不对头。”荣树林面对着几双火辣辣的目光，将头抬起来，正视着邵庚生，“邵县长，你眼光太亮，挖我的肉呢。我说的不对头吗？你们说，那选举，村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他们想当县人大代表，好哇。我们做领导的，应该支持嘛，怎么能说蠢蠢欲动，怎么能说是破坏呢？邵县长，你后面那句话对头，领导和引导，我们要做的就是这项本分事。”

荣树林一席话，令大家面面相觑。一向口齿伶俐的邵庚生也没有反驳的准备。

“泥鳅娃，你说话呀。”荣树林突然叫了一声邵庚生的小名儿，大家的目光倏地木钝了。荣树林嘻嘻一笑，“盯着我们干什么？泥鳅娃穿衩衩裤时，我们不都是这样叫他？”

邵庚生、荣光祖默然。古建华嘿嘿地笑了。他还不知道，堂堂皇皇的县长，还有这么个土得掉牛屎巴的小名儿。

邵庚生是桃花村人，要不是因为他与徐俊芝演了一场恋爱悲剧，攀上高枝，当了当年镇党委书记的女婿，现在可能还和荣树林、

古建华等一样，靠种庄稼活命。郇庚生心知肚明，外表老实憨厚的荣树林叫他的小名，别有深意。

“喊泥鳅娃，亲热。泥鳅娃，村民有那个当家作主人的想法，不容易。我们喊呀，叫呀，五十多年，过去的农民只有哼哼哈哈，什么是选举，该选什么样的人代表农民说话，心里没有数，也没有这些念头。农民么，生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要这代表那代表的，又能代表谁呢？过去的日子，什么贫下中农协会代表、学习积极分子代表、斗私批修先进代表，说白了，就是故意把人分成几等，你斗我，我斗你，饿着肚皮去争权！其实，那权什么时候真正掌握在农民手里？什么代表啊，其实就是代表个别人搞人整人那一套，好让大家都心甘情愿穷下去。这几年通过直接选村民委员会主任，他们多少知道了一些自己的权利了，他们想选出自己称心如意的人了，不容易。我们应当保护……”荣树林还有一套子理论。

“好，好。应该，应该。”郇庚生说。

荣树林心里暗笑：你小子箩筐装狗——不识抬举。回老家来显什么威风！副县长有什么了不起？按正当收入，你一年找的票子，还没有我一个月出售的花木赚的钱多！人不求人一般大，我买你这个屁的账！

荣树林不说了，荣光祖便说：“根据县选举领导小组的安排，我们镇选举办公室研究决定，桃花村作为一个选区，要选举产生两名县人大代表。今天我们就是来协商代表候选人人选的。代表候选人应推选三个。其中，县里安排郇县长作为选区的候选人人选。这是郇县长看得起他的家乡，是对我们的信任啊。郇县长是陵江市委批准了的下届县长人选，他当选为县长，我们桃花村就有人说话办事了，我们全面建设小康，就有希望了。我们得替他摇旗呐喊，不，我用词不当，我们得拥护支持。另外还需推选两名候选人。镇党委的意见呢，另两名候选人，一个是古建华同志，另一个呢，作为差额人选，反正只是意思意思，就定荣光宗。明天我们就报上去了。村里呢，下午就把推选的候选人名单公布一下。”